

万山红

孙 枫



万 山 红

孙 城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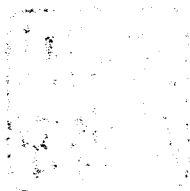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芜湖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5 $\frac{5}{8}$ 字数：300,000

1976年2月第1版

197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10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2·659 定价：0.88元



1

徐世梅去上业余剧团。姑娘心里很不太平，扑通扑通直翻筋头。欢喜不？欢喜！但也有点儿害怕。望着别人家在台上演戏，手舞脚动，一唱一白，那么有神气，自己羡慕过。可现在轮到自个儿要当演员了，心里头却直打踢绊：我这个人演戏行吗？演不好怎么办？剧团里那些人，都是心窍灵模样俊的，自己怎么能比得上？他们会拿什么样的眼色看待我呢？……想着想着，姑娘满心焦灼起来，忍不住抬头又对走在前面的胖子顾学刚说：

“哎呀！胖表叔！我真的不行呀！”

“行！”

顾学刚回过头来，隆起双颊，闪动两道浓眉毛，对徐世梅嗨嗨直笑。眼里那神色却在说：“姑娘！你别跟我做劲儿，你的心思我全都明白。”徐世梅脸又红了，鼓起嘴巴低下头去，也笑了。这个胖表叔呀，真叫人没办法。自从那天他和

团支部书记高立松上第九生产队去，和他谈过一阵话之后，就一口咬定她是个好演员料。说什么，青年人应该把生活过得光彩点，为革命做点事，干嘛尽躲在家里做姑娘？他旋三磨四地动员她参加业余剧团，象替自家姑娘办大事似的，别提多么热心。他甚至找上了乡里老书记，通过她二叔的门子——她二叔徐继尚，是农业社主任，她爸爸肯听他的话——这才把她带出门限子来。看，这会儿，他又亲自来接她上剧团去。想着，她忍不住带点感激的口气说：

“胖表叔！这回为我进剧团，你可费了不少心血啦。”

“这吗？哈！没啥。还有一个人，比我费心血更多着呢！”

“谁？”

“高立松。”

“高立松？”

“嗯。请老书记，找你二叔，可都没少掉他一份。”

“啊！”

一提起高立松这个人，徐世梅心里忽然一沉，象谁丢块石头压在她心上似的，顿时不舒服起来。她又抬头打量了一下前面的顾学刚，直以为他在拿话逗她，二十四个不相信高立松会对她这么热心。老实说，她不喜欢高立松这个人。平时，她一见了他，就要偷偷瞪起眼睛，拿冷眼光瞅他。嘴里虽然不作声，心里早一五一十的咕哝开了。她为啥这样不满意高立松这个人呢？说来话长，这得从高立松编歌子的事上说起。

高立松这个小伙子，今年才二十五岁，是个年轻的共产党员，也是山南农业社的团支部书记，还是这个社的业余剧团副团长。这个青年人，在阶级斗争的仗头上是冲锋手，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甩开大步直向前。他会编歌子也是很出名的；不但在这个华阳乡很响，在全县、甚至全省，也是高山打鼓，名声在外。他编的歌，能钻人心入人肺，叫人遍身上下发热；可也能叫人头皮发麻，脸上发烧。徐世梅的爸爸徐继福，就是在这上面跟他结下了怨恨的。

早在解放前，高立松才只有十五岁那年，他在徐世梅的堂伯、富农徐继银家放牛。逢秋收割稻时，好多穷汉子上徐继银家去卖散工。割稻嘛，是十成重活，炎天热地的，大太阳烤，大担子挑，一天干下来，就得淌下一桶汗水。按理说，雇散工的应该让人家茶饭吃饱。可徐继银怎么样呢？看他那个刻薄劲儿！一双筷子子上，还要刮下四两油，实在叫人看不过去。小立松瞧着，心里很不服气，和当时也在徐继银家打长工的徐继明一商议，暗地里就编了一首歌，嘲骂徐继银：

头戴十八转大草帽，
我到徐家去割稻。
一脚踏进他家门，
只见稀粥两大盆。
走过盆边起大浪，
吓的有人喊救命；

要不是一碗老腌菜，
真要淹坏干活人。
中饭席上倒不错，
三块糗肉象纸做。
遇到苍蝇来飞过，
碗里糗肉折了数。
急得姓徐的脚直躁，
一直追到后山坡；
碰上竹签子戳了脚，
要和苍蝇拚死活。

这首歌很快就传到徐继银耳朵里去了。徐继银一气之下，把小放牛的几件破汗衣甩出门来，叫他滚。可小立松并不在乎，站在徐继银家门口，扭着腰，对着门里把那首歌大声唱了三遍，然后大步走回家去。就这样，小立松把饭碗砸了。徐世梅清清楚楚记得，那时她爸爸也骂高立松是坏坯子，不走正道，生就是个讨饭料。不过，最叫徐继福生恨的，还是解放后的一件事情。

解放后，在社会主义大道上，徐继福走得一直是摇摇晃晃，象恋着后面什么东西似的，总是一走三回头，好停停步子，有时简直就想拔起脚往回跑。大伙儿从办互助组到办合作社，轰轰烈烈；可他还是守着他那牛呀地呀，想离开众人独个儿走。这可怎么行呢？独手难打响巴掌，独脚也不能走长路啊！有一回，高立松看穿了他那苦境，就给他编起歌来：

梔子花，粉白色，
徐大伯活计做不沏。
田又大，埂又窄，
顾了犁就顾不了镢，
抽不得烟，歇不得热，
一做做到日头落，
哼着吭着回来家，
连叫心里过不得。
抓抓头，跺跺脚，
懊悔不参加合作社，
事到如今怎么说？
怎么说？……
躺在床上睡不着。

这么着，叫徐继福知道了，怎么能不恼火呢？连徐世梅也认定，高立松是存心跟他家作对的，要不为啥要这样戳她爸爸的痛疤呢？虽然，现在徐继福一家也入了社，可是富裕中农徐继福，内骨子里还是对合作社不贴心，和高立松的这个疙瘩，自然也还系在心里，少不得还要常常嘀咕嘀咕。做女儿的听惯了爸爸这些话，自然也就把高立松看成扁的了。

当下，顾学刚提起了高立松，那股沉重劲儿一压上姑娘的心头，一时间就抹它不掉。她边走边在心里掂量：自己进了剧团，就得在高立松的领导下工作了，经常和他碰面打交

道。他当真拿什么态度对我呢？左思右想，三个弯弯儿一转，结果还是落在她爸爸的看法上：这个人不会对她有什么好心眼的。想到这里，她真的发急起来，双眉一皱，忍不住又沉着声说：

“胖表叔！我真的不行呀！”

“啊！”

顾学刚立刻听出了姑娘的话音有点沉，不由得回头打量了一下，一时摸不清她心里想的是什么路数？想了想，就嗨嗨笑着说：

“世梅！你听过我那段说唱演员的快板吗？”

“什么快板？”

“你听着！”

咳！咱演员，不简单，

本是党的宣传员。

轰！向那资本主义开大炮！

哪！为咱社会主义闯关山……

顾学刚说着说着，把在舞台上说快板的那个劲儿，不知不觉的就用上了。虽然手上没有拿竹板，可样式儿还是照做着。看他！行腔吐字，眼眨眉动，有声有色。那神气才真叫绝呢！徐世梅听着听着，心里那股沉重劲儿就憋不住了，还没等顾学刚把那段快板说完，她就噗哧一声笑了起来。顾学刚这才笑着说：“对嘛！当了业余文艺战士，应该高高兴兴

的，怎么能皱着眉头摆愁相呢？”

两人边走边谈，走下山坡，跨过小河，不觉已经到了业余剧团的排演场。这时，演员们已经到了不少。满屋里灯光闪闪，有拉有唱，很是热闹。头一个看到他们俩的，是徐世梅的堂表妹曲小琴。这姑娘一眼看到了徐世梅，大叫一声：

“表姐！”就直奔过来。接着，男男女女的演员们，全围上来争看这个新演员。姑娘的模样实在不赖，中等身材，清秀的脸膛，一双细眉毛，下面闪动着两只清沏沏的亮眼睛。大家这么看着瞧着，可把徐世梅弄得不好意思起来，脸哟，直红齐耳朵根，斜着身子往旁边闪让，一直躲到曲小琴身后去。曲小琴是个嘻嘻哈哈小大姐，心眼没那么细，一时间没理会到表姐的心境，见自己遮住了徐世梅，就自然地侧身让开来。哪知她刚一让开，徐世梅紧跟着又挨了过来。这么着，一次，两次，三次，曲小琴忽然明白了，不由得笑了起来，嘻嘻哈哈，越笑越上劲。顾学刚在旁边看着，知道徐世梅有点受不了，就故意把脸一抹，冲着曲小琴责问道：

“鬼丫头！傻笑什么？”

“唔？……哈哈！”

曲小琴索性放声大笑起来。她知道顾学刚是在做劲儿。谁不知道胖表叔是个欢喜罗汉？他自从解放以来，总是爱乐呵呵的仰面笑天，却不大见他低头生气。真的，这胖子已经是三十挂几的人了，在这个业余剧团里，数他年纪是大一点的。那些姑娘、小伙子们，不少都是他的晚辈，几乎都对他没有个“叔”字不开口。可他自个儿，却没有把这“叔”字当

个事来做。他是山南农业社管委会委员、第六生产队队长，还兼任这个业余剧团团长；可他照样和青年人在一起，有笑有唱的。他是个快板演员，说起快板来跟打竹板一样，呱呱叫。他不但会说快板，最拿手的还是编快板。人人事事，什么新闻趣话，一到他嘴里，不费什么大劲儿，就能编上一大套。当下，他见曲小琴笑得那么来劲，大眼珠儿一转，忽然对徐世梅说：

“世梅！你这个表妹有段快板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说给你听听：‘小大姐，曲小琴，笑将起来没个停……’”

哈！这个法子见效得很。顾学刚这快板刚一起头，曲小琴就急了，一步抢到顾学刚的跟前，带着点撒娇口气说：

“胖表叔！不许你说！”

“嗨嗨！谁叫你疯头傻脑地笑呀。”

“唔唔！”

曲小琴摇了摇身子，撅起嘴巴一笑，没有说话了。引得旁边大伙都笑了起来。徐世梅也忍不住抿着嘴笑了；但也带着点责备神色看着曲小琴。她总觉得，堂姑妈、姑父对这个独生女儿太娇生惯养了。把她养成这副爱装样作态和好闹强性子的脾气。平时，她们表姐妹俩，就因为这脾性不合，不那么亲近。眼下，她更是觉得曲小琴笑过了线，象大好鲜汤多放了一把盐，有点走味了。看！站在一边的那个黑灿灿小伙子李大才，不就是对她瞪着眼，满脸看不惯的样子么？还

有……这时，她忽然看到她的远房兄弟徐世国，也站在一边皱着眉头。这徐世国，是在她之前，她们九队唯一参加剧团的青年人。他今年才十八岁，是个跟人一说话脸就红的小伙子。他家在解放前可穷呢，冬天里也得吊条单裤斗西北风。他父亲那双眼睛，就是叫贫困给磨瞎了。可是，别看他外表上有点儿腼腆，内心里头可是另一回事，好比柔棉里头藏着钢棒儿。他总是跟她家不大贴近，好象她家里有什么味儿叫他闻得不舒服似的。所以，平时他们也很少拢在一块。这会儿，她看着他那副神态，知道和自己想的是一条路，就招呼了一声“世国！”离开曲小琴，站到他的身后去。

大家正说着笑着，忽然人圈子外面有人朗声高叫：“笑什么？笑什么呀？干嘛不带我？”徐世梅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个姑娘，使动双手，推开这个，搯开那人，把人圈子拨开一道缺口，直冲进来。她，团团的脸，黑黑眉毛，一双大眼睛，水汪汪，活灵灵，又热又亮，忽闪忽闪的象两颗大明星。徐世梅认识这姑娘，她名叫阮山红，正打算开口招呼，那姑娘早已高叫一声“世梅呀！”直奔过来，莽里莽撞地一把抱住她的胳膊，热扑扑地叫道：

“世梅！我的好伙计！你来了。”

“山红！”徐世梅脸忽然红了。

“怎么？你怕叫‘伙计’？”

“丑死人的！”

“丑什么？男人能这么叫，我们就不能？我偏要叫，伙计呀！伙计呀！”

阮山红说着，忍不住嘻嘻笑了起来。顾学刚看着，又故意沉着声说：

“看你！哪象个姑娘？简直是个野小子！”

“就是个野小子，怎么样？”

阮山红昂首挺胸站在那儿，脸色打得挺认真呢。可是，当她一抬头看到门外走进来了两个人，又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起来。

这两个人是谁？一个就是团支部书记、业余剧团的副团长高立松；另一个是被人称作“小老板”的林祥时。他们俩边走边大声争辩着什么，声音挺大，思想也全用在争论的问题上面；以致进得屋来，全没注意到屋里的情况。大家立刻被惊动了，都转头朝那两人看去。只听高立松大声说：

“我们打心眼里头爱着合作社。我们说，合作化就是好得很！”

“那不见得。现在就是有人跟你说的不一样。”

“不见得？”高立松猛转身看着后面的林祥时，眼睛里似乎在冒火了，“我看这种人，不是眼睛看不见亮光，就是心里头有本拐弯帐！”

“什么拐弯帐？”林祥时叫高立松那眼光看得舌头有点儿发软了。

“他想走资本主义道路！”

高立松说到这里，一转头，这才看到了徐世梅来到了剧团里。其实，这小伙子也是个热气喷天的人。除了象刚才那样干仗斗理外，平时，他整天到晚都是劲抖抖，神奕奕，好

象有什么大好事叫他喜不尽爱不完似的，总是扬着眉毛咧着嘴，憨憨直笑。这会儿，他一见徐世梅，心里立刻高兴起来。这个青年人到底进剧团来了。这可不是没轻没重的事，团支部在这上面费了不少劲儿呢。业余剧团是青年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，添了个新演员，可是件大好事。再说，团支部还希望徐世梅是棵苗儿，让她在业余剧团这个苗圃里，在党的栽培下，受阳光照，雨露润，成长起来。她住的那个第九生产队里，虽然有个徐世国，但他一个人独手独脚，行不开浪，那里的青年工作一直推展不开来。正需要有人给那小伙子做个帮手呢。正是为了这个，团支部还决定，让他亲自来具体帮助这个青年姑娘。想着，他立刻走上前，对徐世梅笑着说：“世梅！欢迎你呀！”徐世梅吃了一惊，象碰上个生人似的，慌得一时不知怎么答话，脸一红，只好低下头转过身去。高立松知道她不习惯这么个招呼法，笑着打量了她一下，就转身和围上来的阮山红、徐世国、李大才等人，谈起了刚才和林祥时辩论的事。

徐世梅心里慌了一阵之后，又转过头来偷偷打量高立松。瞧他这个人！就是有点与众不同。人家青年小伙子都留着头发，他偏要剃个平头；人家现在都作兴穿翻领子衣服，他偏要穿着老式便衣。看他刚才和林祥时争论的神色哟！眼睛里那股火焰，真有点逼人呀！

这时，十六岁小姑娘大菊儿，忽然高兴地大声叫道：

“你们看！老书记来了！”

大家回头一看，果见乡党委书记杜老成走进门来。顿时

间，满屋里“老书记！老书记！”叫成了一片。同时，大家都热滋滋地向老人家围了过去。只有徐世梅一个人，躲在一边，红着脸没响。杜老成没有作声，一个劲望着大家轻轻笑着。这老书记是五十挂几的人了，身体比较瘦弱，脸上横的竖的皱纹扯成了网；可那一双眼睛却是热火燎燎的。他对满屋里一扫，象送来一阵阵暖气似的，叫大家都感到热和和的好受。等到大伙叫过一阵静下来之后，他才问道：

“学刚！人可到齐了？”

“到齐了。”

“那好。立松！咱们开会。”

原来，杜老成今晚是来给业余剧团做报告的。乡党委对山南社这支业余宣传队伍很重视，把它当作全乡的剧团来看待呢。本来，乡党委是决定由乡团委书记兼任剧团政治指导员的；但团委书记不久前到地委党校学习去了，得年把才能回来。这样，杜老成就亲自动手来抓了。

开会了。杜老成往人中间一站，就讲起话来。说他是在做报告，倒不如说是在跟大伙儿谈贴心话。他一没有讲稿，二不行腔做势，象谈家常一样，一言一语，有血有肉。

“我们这华阳乡，山多耕地少，祖上百代好多辈，都挂着个缺粮的牌子，年年岁岁，要打山外把粮食往里挑。到了我们这一代，有共产党、毛主席的领导，办起农业生产合作社了，我们还能这样下去吗？不行！我们乡山虽多，可荒地也不少。解放前，地主老财反动派，压榨剥削。我们穷人是地无权，山无份，只好眼睁睁看着荒山叹气。现在，我们

组织起来了，集体生产力量大，我们能干大事业了。开荒！镢头一举一声吼，把荒地唤醒，叫它们翻翻身，给咱们交出粮食来！”

“对！向荒山要粮！”大伙齐声应着。

“大家更要明白。我们这回闹开荒，不光是伸手向荒山要粮。这里有一个头等重要的大事，就是通过开荒，发展集体生产，巩固和发展咱们的农业生产合作社。大家把耳朵拎起来听听。现在从城市到农村，有那么一小撮推屎壳螂，从阴沟里爬出来，对着咱们合作社放臭气，说这也不好，那也不是。这是什么问题？这就是阶级斗争，这就是两条道路斗争。他们妄想对咱们社会主义的墙脚下动土呢。……”

“对！”高立松猛一跳站起身，一挥拳头大声说：“今天晚上，我就亲耳听到了这个胡言乱语。办不到！社会主义道路咱们是走定了。咱们社会主义大厦是铜墙铁壁，他们连一耳勺土也挖不着！”

在高立松一跳站起来的时候，阮山红、徐世国、李大才等人，也都一个接一个的站起身来。其他演员们也都激动得直起了身子。大伙听了高立松的话，都不由得转头朝林祥时看去。林祥时这时可惊呆了眼，对大伙看了一下，连忙支吾着说：

“那……那话是城里那个老吴来说的。”

“什么老吴？”杜老成紧接着问。

“他……”

林祥时啜嚅了一阵，似乎又不肯说出那个老吴的根底，

只把头低了下去。旁边的徐世国，瞪眼看了林祥时一阵，忽然红着脸不紧不慢地说：

“在我们九队，也有人在瞎喳呼，说咱们合作社是兔子尾巴，长不了。”

“是吗？哼！”杜老成冷笑了一下，接着又说：“他们越是看不服咱们的合作社，咱们越要把合作社办好，越要巩固和大力发展咱们的集体经济。我们这回闹开荒，是有着重大政治意义的。我们不光是同大自然动干戈，更是为了同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干仗。我们要叫那一小撮坏家伙碰得头破血流。同志们！”杜老成说到这里，猛地把声音提高了，“卷起袖筒撸起胳膊来！咱们这回要大干他一场。冲上前去，打！坚决把这一仗打赢！”

“对！坚决打赢这一仗！”

高立松一抡拳头，带头喊起口号来了。接着，满屋里人都齐声高呼起来。人人胸脯上鼓着浪，个个眼睛里冒着火。老书记这阵话，真好比春雷隆隆震天响，叫人听着，心头上直鼓劲儿。其实岂单是眼前这个剧团里的人，全华阳乡，山南、山北、前进、朝阳各个农业社的社员们，这两天心里也都在冒着火呢。家家户户，田间村上，到处都在谈论着老书记的这番话。

接着，杜老成就谈起了业余剧团：“剧团，可不是光演演戏唱唱歌，让社员们娱乐娱乐就行了；它得把演戏唱歌当做枪炮，去为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开仗。你们那锣鼓，不光是敲着玩，敲着热闹；更要为社会主义擂擂战鼓，敲敲响

鏖。当前，巩固和发展合作社同反对巩固和发展合作社，是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一场恶仗。在这个战斗中，剧团应该发挥自己的战斗力量；要为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狠吹冲锋号，猛打迫击炮。今晚我来开会，就是这个目的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的话已经算完了，这时，他忽然看到了躲在阮山红身后的徐世梅，马上高兴地叫道：

“哈！世梅！你来啦？”

“来了，老书记！”

“好啊！我们又添了一个新战士。来，大家鼓掌欢迎。”

杜老成带头一拍手，满屋里顿时哗啦哗啦响起了一片掌声。徐世梅先前看着那会上的气氛，早惊呆了半天；这会儿更是慌的直朝人后面躲。杜老成见了，笑着走了过来，带点开玩笑的口气说：“躲啥？大胆站出来！你怕谁？怕这个嘻嘻傻笑的曲小琴，还是怕那个野里野气的阮山红？不要紧，她笑你也笑，她野你也野嘛！哈哈！”满屋里人跟着也笑了起来。杜老成笑过一阵，看到了站在一旁的高立松，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，就拉着高立松走到一边去，低声问道：

“立松！你们八队昨夜到底给人偷去了多少棵树？”

“满山一清查，少了十二棵。”

“没有影儿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杜老成没有再说话，思索了一阵，才又对高立松说：